

抢女主机缘，就是虎口夺食吧

11

讲道理，修仙文不比霸道总裁虐恋小说，喷口血还能让男主抱着声嘶力竭地喊：「我命令你给我醒过来！」

对于修士来说，每一口精血都相当珍贵。像凌严那孙子，在我毫无防备之下来这么一招，直接导致我元气受损，可能得十天半个月才能慢慢修补回来。

「师妹！」

曾玄及时接住了我，怒目瞪向凌严：「师弟你疯了不成？师父只说让我们陪绒绒修炼，何曾允许你下这么重的手！」

由于我受了伤，白翎扇的幻境后继无力，包围着凌严的雾气也渐渐散去。他喘着粗气，用金环刀撑着地面看着我，目光晦暗不明。

没得到回答，曾玄皱了皱眉：「师弟？」

凌严终于回过神来，扯扯唇角：「她该死。」

「你说的什么话？！」

曾玄厉声呵斥，我揪住他的衣摆，露出白莲花一般无辜而虚弱的笑：「没事，大师兄，兴许是二师兄在那幻境中看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。这也都怪绒绒，非要试什么幻境的威力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我就晕了过去。

——不，其实我没晕。我只是装晕，以便于观察这三个人于我不在场时的真实反应，以及思考后面我该怎么做。

凌严的眼神和台词让我意识到，关于他对女主的爱和对于我的憎恨，可能通通要提前了。

在原文里，那句「她该死」是我把女主天樱逼到命悬一线，凌严从天而降救了她之后说的。

此后他带着女主逃亡疗伤，为了救女主以身犯险引开了追杀的队伍，让仇天把女主救走了。而追杀的队伍是我带领的，我打不过他，奄奄一息时手下爆出了我的身份，他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打算，反而冷笑道：「她该死。」

好在原主危急关头再度突破，险些反杀。最后凌严带伤逃走，进入魔界，发现仇天和女主玩虐恋，心有不忿，挑衅仇天，死得很惨。

那都是后话。现在的问题是：他对女主的爱和对我的恨，为什么提前了这么多？难道真的是因为白翎扇幻境的缘故吗？

如果是这样，那曾玄对女主的爱呢？青叶对女主的至死不渝呢？陆流对女主的生死相随呢？如果我身边所有人对她的喜欢

都提前发生，那曾和女主有过矛盾冲突的我不就是妥妥的凄惨炮灰？

.....我想逃。

一开始我还在装晕，结果那伤势着实不轻，不知不觉中，我昏昏沉沉地真睡了过去。黑暗里似乎有些嘈杂的声音，像是争执，很快又安静下来，变成呢喃不清的窃窃私语。

我睁开眼睛，天已经黑了，此时此刻我正躺在自己洞府的竹床上。青叶站在几步之外，惊喜地看着我：「师妹，你醒了！」

他告诉我，我这一次受伤不重，好在陆流闭关之前留下了不少丹药，他们找了一颗喂给我吃，又让我休息了一晚上，伤就好得差不多了。

我点点头，又问：「凌严师兄呢？」

「二师兄正跪在洞府门外，说要给师妹赔罪。我与大师兄已经劝过多次了，他说什么也不肯起来，只说自己被幻境中景象迷惑，竟然伤了师妹，罪该万死。」

我扯着唇角笑了一下，跳下床走到门口，凌严这厮果真直挺挺地跪着。逆着光，我一时没能看清他脸上的表情。

「师兄起来吧。」我说，「斗法难免失手受伤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何况你是我师兄，这样跪在我门口，要门派中其他师兄弟怎么看我？」

凌严嗓音嘶哑：「那师妹不怪我了？」

我摇头。

他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望着我笑了一笑：「师妹果然宽宏大量，怪不得师父如此疼爱你。」

我盯着他没说话。这一句像是从牙缝里慢慢挤出来的，平和外表下掩盖的是极致的愤怒与杀意，就像冰层下的火焰。

我想我猜到了幻境是什么。而且，他再也不能从幻境中醒来。

12

接下来一直到陆流出关前，我们的火锅局再也没能聚起来。

火锅兄弟比酒肉朋友还要浅一层，更何况凌严这人生性阴郁暴虐，也不可能常年在面前共同上演师兄妹情深的和谐画面。

他避着我，却不知道我才是想对他避之不及的那一个。原因很简单，我打不过他。

那天青叶屁颠屁颠地跑来告诉我，说凌严不辞而别了，兴许是离开天元门再度出门历练去了。他眼巴巴地看着我，说：「师妹，二师兄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别怪他了好吗？」

我真不愧是恶毒女配啊，什么都没做，凌严这龟孙儿离家出走的锅就扣给了我。

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用客气了。

我用灵力逼出一点眼泪，泪眼蒙眬地瞪着青叶：「三师兄这是什么意思，是说绒绒逼走了二师兄吗？罢了罢了，都是绒绒的错。我会跟师父说明，自请逐出门派，请二师兄放心。」

青叶一脸怎么就这样了的表情，正欲焦急解释，身后忽然传来了陆流的声音：「说的什么话！谁要把你逐出门派？」

「是.....绒绒自己自责，不关几位师兄的事。」我持续 cos 白莲花，「师父，您出关了？」

「我再不出关，你就要被逐出门派了。」陆流轻飘飘地扫我一眼，我那无辜而委屈的泪中带笑险些没能挂住，「怎么回事？」

多说多错，我保持沉默，青叶只好开口，简要叙述了一下陆流闭关后我们四个人的生活，我的修炼进度以及凌严打伤我的前因后果。

「二师兄说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幻境影响，才不慎对师妹出了手.....」青叶小声说，「怕师妹看到他不开心，二师兄已经先一步下山历练去了。」

这黑锅我可不背，我赶紧抽抽噎噎：「绒绒、绒绒什么时候说过看到二师兄不开心了.....我从来没有怪过二师兄伤我，是绒绒不好，不该乱用什么幻境，呜呜呜呜.....其实二师兄之前历练了那么久，绒绒也很想他的.....」

「戏过了。」

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我僵了一僵，抬起眼，青叶一脸愧疚，没什么异常。我又往陆流那边看去，他正似笑非笑地望着我。

原来这厮还给我传了音。我忽然发现我之前对陆流的认知有些过于片面了。

「绒绒古灵精怪，却心地善良，自然不会怪罪她二师兄。」陆流说着，嘴边噙了一丝冷笑，「只是凌严倒聪明，猜到我会罚他，所以先一步下了山。也罢，等他下一次回来再说吧。」

于是这事就这么揭了过去。陆流听说我已是能打败青叶，露出了一脸欣慰的表情，还拿出一堆法器灵宝和一叠厚厚的符给我。

「宗门大比，可不比你们师兄妹间切磋。生死有命，所以很多人会下狠手。你多留点保命的东西总是好的。」陆流说着，摸摸老子的头发，「那白翎扇的幻境，不到关键时候，不要拿出来用。」

时间过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宗门大比那一天。这附近七座门派，都派出了最精英的弟子，可以说是为荣誉而战。陆流抬手带我乘风而去，青叶和曾玄召出飞行法器，默默跟在后面。

到了宗门大比现场，陆流低声跟我科普对面的门派：「那是玄兽宗，以御兽出了名的门派，门中弟子并无本命法宝，却从小就饲养着一只本命灵兽；那是古剑山，盛行剑法之道；那是冰玉门，门中只收女修；那是万药山——」

他声音忽然顿住，身上多了些古怪的气息，像是惊讶又像是喜悦。我不解地跟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瞬间僵死在原地。

那个一袭红裙，眉间朱砂，手握青色斩灵剑，正在不远处冷冰冰看着我的女人——正是女主天樱。

13

我和陆流之间的沉默和暗流汹涌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我在他身边如坐针毡，刚想站起来出去透透气，他一声平静的「坐下」又把我按回到椅子上。

没办法，炼虚期，我打不过他。

我没忍住，凑过去问：「师父，你认识那女修啊？」

陆流淡淡道：「不认识。」

鬼扯！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，你明明已经对女主一见钟情了好嘛大哥！

想到这里我又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果然如我之前猜测的那样，由于我穿越造成的蝴蝶效应，剧情已经改了，所以接下来，原文只能作为我的参考，不能用它当成行事准则了。

看女主天樱所在的位置，应该就是那所谓的炼药宗派万药山。原文写过她在炼丹一事上有特殊的天赋，比如帮助男主仇天重新凝结身体的那颗半成品神丹，就是靠女主出神入化的炼丹术给完善好的。

只不过原本她加入万药山应该是在晋入结丹期，也就是从三界战场回来之后，没想到居然提前了这么多。我瞟了一眼那忠实守护在她身边的男配尘樊，一时感慨万千。

说起来这个尘樊也是炮灰的命。他前期帮助女主良多，陪她历练，陪她打架，护她周全，助她进入万药山。作为门派太上长老的亲孙子，这人本来前途一片光明，偏偏后期女主逃出魔界后为了帮她重新凝结元婴，以身献祭助女主炼丹。

所以本书又可以叫《女主是如何在男主的虐待和众多男人的帮助下飞升仙界的》。

可能是我一直盯着那边的眼神太过炙热和专注，陆流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「怎么一直盯着那边看？莫非绒绒看上了什么人？」

「是万药山的弟子，尘樊？勉强也算个不错的修炼苗子……」

我抖了抖，从这语气里听出了一种警告的意味，于是主动坦白：「师父，之前在远古遗迹中与我发生冲突的，正是这二人。那啥，白翎扇也是从他们那里抢来的……」

与其后期等女主和陆流接触时添油加醋地告诉他，我还不如自己开口。

眼见陆流直直盯着我，没开口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道：「若是师父开口，绒绒便将东西还给那位道友便是。」

我自觉这招以退为进用得极妙，白翎扇已被我炼制成本命法宝，且还是陆流亲自动手完善的。况且此时我与女主的仇怨远没有之后那么深，他绝对不会冒着令我元气大伤修为倒退的危险，让我把白翎扇还回去。

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

我在心里默默夸奖自己。

陆流眉头一皱，冷道：「修炼之事乃是逆天而行，本就各有机缘。既是你的东西，还回去作甚？」

我一挑唇角：「师父说的是。」

「好了。」他转头望向台上，「宗门大比开始了。」

14

这个宗门大比，选的就是各门派最精英的弟子，而且没有所谓点到即止的规矩，只要不伤人性命，斗法中彼此受点伤都是小事。

由于陆流是为数不多的化神期修士，所以安排给他的位置十分不错，面前的桌子上还有花果灵茶。我沾了他的光，视野开阔，一边吃吃喝喝，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现场比赛。

这灵茶一如既往滋味寡淡，我抿了一口，默默从乾坤袋里掏出牛奶和白糖，自个儿兑了一杯奶茶。又在心里默默惋惜，若非条件不允许，还可以整点珍珠和红豆做配料。

陆流饶有兴趣地看了我一眼：「你倒很有闲情逸致。」

「绒绒最喜欢捣鼓这些吃的喝的，师父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了。」我把杯子往陆流那边推了推，「师父尝尝？」

他笑着接过杯子，没喝，轻声说：「到你了。」

我猛地扭头，台上有人高喝：「下一轮，天元门弟子秦绒绒，对战玄兽宗弟子汪霆！」

然后周围的人群中立刻响起窃窃私语声：「天啊，秦绒绒，这可是化神修士陆流的亲传弟子！」

「听说她是水系天灵根，修炼资质奇佳，双十年岁便结成了金丹，为人又颇受宠爱，连本命法宝都是那陆流亲手炼制呢！」

「这汪霆倒霉了，竟然碰上这样的天之骄女！」

还没出场就先被路人甲乙丙丁造势，果然十分符合女配の設定。要是搁女主身上，那都是欲扬先抑的。

我笑容有些僵硬，陆流抬手轻轻一挥：「去吧。」

然后我就被一股力道送上了比试的台子。

那名叫汪霆的大哥一身青衣，在我对面一抱拳：「请赐教！」

「.....赐教，赐教。」

我尴尬地回了个拙劣的礼，大脑飞速转动。

其实我穿越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除去和青叶凌严他们斗法的那段时间，我从来都没和人打过架。灵力对我来说不过是用在许多令生活琐事更加方便的地方罢了。

而真正的原因，其实是我有些害怕和生疏。做凡人做惯了，忽然成了半个神仙，倒很不适应。

本身用法器斗法已经十分勉强，这会儿又来了个用灵兽的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出手第一招。

就在我看似沉着冷静，内心慌得一批时，对面的汪霆同学已经整完了礼仪。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从灵兽袋里掏出了一只.....

布偶猫。

15

受现代社会猫咪网络文化的影响，我十分热爱一切猫科动物。

而布偶这种雪白长毛蓝眼睛的生物，与我而言，简直就是大杀器。大概是我的眼神太炽热，小布偶与我隔着几步之遥，四目相对，眼睛像两颗清澈的蓝宝石，瞅得我心都要化了。

大概是我的眼神太过怜爱，小布偶一时半会儿也没啥动静，于是我们就这么僵持在这里。

当然，汪霆同学并未注意到这些细节，他正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战力：「我这噬元兽，乃是四阶变异灵兽，擅风雷之

术，修为堪比结丹后期修士，乃是从前在十万大山深处一处灵兽洞穴中所得……」

他介绍了五分钟，终于开口：「动手！」

一片安静，我和布偶面面相觑，片刻后，我尝试着从乾坤袋摸出根小木棍，又绑了几根羽毛上去，拎在手里晃悠了两下。

汪霆警惕地看着我：「你这是何厉害法器？」

我：「逗猫棒。」

我把那簇羽毛提在半空中，晃了两下，放柔了声音道：「宝贝，来，过来。」

汪霆一脸震惊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我：「……大哥，我没叫你。」

布偶猫警惕地看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朝我扑过来，长毛软软绒绒，我撸了两把，它「喵喵」两声，缩进我怀里就不动了。

汪霆一脸「怎么会这样」的表情，在他下一步动作之前，我从乾坤袋里掏出飞梭扔过去，那飞梭尖儿停在汪霆颈间，堪堪刺进皮肉几公分。

「你输了。」

我依依不舍地把布偶猫还给他，转身飞回了陆流身边。

陆流颇为稀奇地看了我一眼：「你这是什么章程？」

我忍不住问：「师父，所有的噬元兽都长这样吗？」

「并不，大多噬元兽皮毛都比较短粗坚硬，看上去凶狠异常，汪霆这只许是因为变异，所以是难得的长毛兽。」大概是我一脸失落的样子过于明显，陆流顿了顿，又道，「你若喜欢，改日我带你去十万大山里抓一只回来。」

「好啊好啊。」

意外之喜达成，我又缩回椅子上，和陆流一起观赏这群修士斗法。法术和灵宝满天乱飞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这种反科学和物理学的东西，果然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。

普通的斗法着实没什么看点，好在我很快等到了女主的第一战。她拎着那柄青色的斩灵剑，飘飘然落在了台子上，而落在她对面的，是一个长得同样很漂亮的小姑娘。

「冰玉门余婧，对战万药山林天樱。」

这名字一念出来，我莫名觉得空气都沉重了许多。转头往陆流那边看了看，他果然十分专注地看着台上，眼珠子都快黏女主身上了。

「师父。」我说，「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。」

我实在懒得和陆流这狐狸周旋，干脆开门见山。陆流闻言飞快地收回目光，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：「胡言乱语。」

呸，是不是胡言乱语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
16

余婧也算是几大门派中小有名气的一个貌美女修，水木双灵根的天赋更是不弱。可惜她碰上了林天樱这个开挂的女主，本身就有主角光环加身，身体里又有仇天的灵魂，自然厉害异常。

我眼看着她三下五除二打飞了余婧，终于想起来那柄斩灵剑的来历。本来应该是后期从仙界赐下的神物，想不到这么快就被她得到了。果然是女主，丢了白翎扇，还有更厉害的东西主动找上门。我败了。

果然，女主一鸣惊人之后，旁边的人就议论了起来，开始造势。

「听说这林天樱不过是金木土火四灵根的低劣天赋，身后又无家族势力傍身，怎么这般厉害？」

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她凭着这样的天赋，能进万药山当亲传弟子，还不是因为那太上长老尘樊的孙子对她心有好感……」

我左右看看，陆流倒还保持着镇定，大概是刚才被我戳穿之后收敛了心神。倒是曾玄和青叶，双双露出了饱含兴趣的目光。

接下来我又打了两场，凭借陆流之前给我那一堆法器和符篆，硬生生砸出了财大气粗的效果，理所当然获得了胜利。因此，我这出身名门的富二代女配的人设也进一步稳固了起来。

但林天樱与我截然相反。我知道原文里她被仇天带着探索了不少秘境，因此收罗了一堆不俗的法器，但许多都与魔界有关，此时不敢正大光明拿出来用。

所以她依仗的也就是那把斩灵剑，虽然武器单一，但由于来自仙界威力极大，还是赢得十分轻松。

于是这天的斗法结束后，我们便顺利进入了前十强。预备第二天结束斗争，选出第一。

当晚，我正躺在床上思考人生，陆流忽然到访，倒令我十分诧异。

「师父？」

他一挥手：「躺着吧。你能入十强，倒并不出乎我意料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该将此番令你参与门派大比的目的告诉你了。」

目的？我愣了愣，忽然想起陆流闭关时曾玄说过的话：「大师兄之前说过，这是我的机缘，到底是什么机缘？」

陆流挑挑眉：「他倒嘴快。所谓的机缘，是七大门派一同商议后定下的。半年前我们在仙鲤海发现一处冰玉洗髓池，与人有脱胎换骨之效，可惜只对元婴期以下修士有用，且只容得下一人修脉洗髓。商议后才定下，让此次门派大比中的第一名进入池中。」

我惊了。这东西听着就十分厉害，为什么书里没提到过？

「况且你又是水灵根，这东西对你来说用处最大，所以我才叫你来争一争。」

「谢谢师父为绒绒着想。」我抱着被子坐起来，仰头看着他，「只是师父未免太看得起我，那万药山的林天樱甚是厉害，我估计我打不过她。」

不过如果她能拿第一，想必陆流这厮更高兴。

我暗中撇撇嘴，还没来得及做何反应，陆流一只手忽然落在我发顶揉了揉，轻声道：「那可不一定。」

17

微风过耳，气氛有些肃穆。

我望着对面的林天樱，她一脸杀气，看上去马上就会扑过来捅死我的感觉。我觉得自己像置身丛林，随时会被猛兽扑杀。

然后我就开始疑惑了，这么凶一女主，怎么会被男主虐那么惨啊？果然是爱情使人盲目吗？

林天樱拎着斩灵剑望向我，冷冷道：「秦绒绒，你我仇怨，今日就一并解决了吧！」

「朋友，这是门派大比，规定不许伤人性命，难道你还想下杀手不成？」

林天樱没应声，目光一闪，眼中闪过些许杀意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门派大比决赛第二日开始之后，无疑比第一天激烈许多。我和冰玉门一个小姐姐打完，且获胜之后，就轮到我和林天樱。

面对全书最强且一脸凶神恶煞的女主，我的确是不敢有啥怠慢，当即从乾坤袋里掏出除本命法宝外最强法器，饮雪剑，准备与她决一死战。

然而女主生死血火中走过，论狠论斗法我的确拼不过她。

我刺她一剑，她拼着自己受伤也要还我一剑；我给她扔个符箓，她比我更狠，抓一把就丢了过来，把我衣角都炸碎了。

我知道她体内有仇天的灵魂可以修复伤势，这么打我铁定拼不过她，于是在林天樱又一次举剑刺过来的时候高声道：「停！我认输了！」

没承想林天樱目中凶光一闪，手里的剑没停，反而加速了几分。

靠，这女人也太凶了吧！圣母女主被万众吐槽之后，睚眦必报的女主又成了流行款了吗？

我飞速往后躲，然而终于敌不过林天樱，眼看那剑将将要刺进我心口，眼前风景骤然一暗，再看去时，竟然是陆流落在我身上。

他抬手，轻描淡写就拂开了林天樱的剑，冷淡道：「小徒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只是已经痛快认输，这位道友为何还要痛下

杀手？」

诶？我有些惊诧地探头，想看看陆流如今是啥表情。他应该已经对林天樱一见钟情了，怎么此番竟然替我出手阻下她？难道他是想借此引起女主的注意？挺心机啊。

想来也不无道理，原著里陆流一直对林天樱很好，算是典型的温和型痴情男二。无偿奉献到最后，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，结果只能得到林天樱一句哥哥，不可谓不凄惨。

反倒是那个变态魔王，虽然虐她身又虐她心，但女主这斯德哥尔摩患者还真就死心塌地爱上了人家。后期飞升仙界成了上仙，仇天直接把家都搬了过来，实在不能不说一声厉害。

兴许这一次，陆流改变了策略，打算用别的方法把女主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边。

那么身为他的徒弟，我自然该帮他一把。

18

接下来的比赛就没什么悬念了。林天樱冷冷瞪了陆流一眼，转头飞回了万药山所在的位置。

陆流转过头，看了看我满身狼狈的伤痕，一时没作声。我觉得有些丢人，于是避开他的目光，反手伸进乾坤袋里找药。

他叹了口气，弹了颗药给我：「吃了吧，伤势可不轻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乖乖接过药丸，塞进嘴里。一股甜意化开，身上的疼痛很快减轻了些。陆流一抬手，带着我飞回了原本的位子上。

接下来的比试着实没啥看的，尘樊这厮显而易见给林天樱放了水，三下五除二就败于她手。几大门主笑咪咪地宣布冠军时，我似乎在一旁面容冷淡的林天樱头顶看到了一个硕大的金色光环，闪闪发亮。

没拿到陆流期望中的第一，我面对他时难免有些尴尬，于是回了纯阳峰就谎称自己因为大比败了决定闭关修炼，谁也不见。曾玄和青叶被我泫然欲泣的演技折服，不仅好生安抚了我一顿，还给了我不少小礼物，这也勉强算是因祸得福吧。

我把自己关在洞府中，开始细心钻研装修陈设。修士大多一心追寻长生大道，物欲方面十分淡薄，有个地方住已是不错。我之前去青叶洞府里找他，发现偌大的洞府里就一张不平整的石床，看上去忒寒酸。

我用了整整七天，把整个洞府布置成北欧风的三居室，为了锻造符合装修风格家具，我还大大提升了炼器能力。

奇怪的是，这七天陆流竟然也没来找过我。我心里原本觉得十分奇怪，后来想想便了悟。既然林天樱已经提前出现，想必他们俩的感情线也要提前了。

他不来找我也是好事，这几天我的伤势彻底痊愈了，于是就在洞府里各种钻研吃的。炼器的地火炉恒温且闭合性好，我琢磨

了一下，削弱地火强度，做了个小烤箱，还做了个灵石做能源的打蛋器，做了蔓越莓蛋糕和提拉米苏。

日子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过去了，这天半夜我饿了，偷偷爬起来煮面。锅里的鸡汤刚冒出点香气，陆流就突然到访。

我一惊，忙丢下汤勺站起来：「师父？」

他瞟我一眼：「大半夜还吃？」

「饿了。」

陆流显然无意与我争辩这种小事，顺势坐在了我旁边的椅子上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炖汤煮面。他不提，我也不好主动开口问，只好闲扯：「师父吃面吗？绒绒给您也煮点。」

「吃。」

还真是不客气。说好的炼虚期修士早八辈子就辟谷了呢？

我跟陆流围着汤锅吃完了两锅面，他顺手把碗洗了，站起身来：「走吧，我带你去仙鲤海，该去冰玉洗髓池了。」

我：「？冠军不是万药山的林天樱吗？」

陆流轻描淡写道：「她与尘樊盗走了万药山藏宝阁最珍贵的一株仙骨参，已从门派叛逃。所以这冰玉洗髓池的名额，重新落在了你头上。」

仙鲤海之所以叫仙鲤海，是因为海里游着许多金红色的锦鲤，感觉跳进去下一秒就会有好运从天而降的样子。

兴许是我的眼神太炙热，陆流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「仙鲤海已经存在万年，海中仙鲤修为大多远胜于一般的结丹修士，与安全相比，口腹之欲倒没那么要紧。」

这话翻译一下就是，你连条鱼都打不过，就不要想着烤鱼吃了。

难道我在他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

「师父多虑了，绒绒只是在想，那林天樱已经是宗门大比的第一名，尘樊更是太上长老的亲孙子，为何这二人会盗走仙骨参，还从门派叛逃？这不是好端端的自寻死路吗？」

林天樱前期最记挂的就是自己那个可怜的修炼天赋，如今好不容易有机会能洗髓伐骨，她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天赐良机？就算她真的需要那株仙骨参，等从洗髓池回来再去偷不就好了？

想到这里，我忽然记起原著。小说里是没有写到仙鲤海和冰玉洗髓池的存在的，但宗门大比原本的冠军是尘樊，在那之后不久的三界战场，他便一举跃为结丹期修士，想来也是因为洗髓之后修炼天赋好了不少的缘故。

但目前这是什么情况？洗髓的人变成了我？难不成——

见我怀疑地看着他，陆流道：「绒绒何事？为什么这样看我？」

反正他总能识破我演戏，我也懒得再跟他装：「师父，林天樱和尘樊盗走仙骨参一事，不会是你的手笔吧？」

「怎么会？」陆流挑挑眉，一脸无辜坦然，「这二人打伤守卫闯入万药山的藏宝阁，与我何干？再说了，为师堂堂一个炼虚期修士，何必要与这两个筑基期小修士一般计较？」

「师父，那尘樊宗门大比前已经结丹了。」

「没区别。」

「.....哦。」

我不再吭声了，想来也是，这事要真是陆流干的，他日后还怎么跟女主交代？估计的确是个意外，只是女主这行为，看起来实在不怎么聪明的亚子。

我们又飞了一会儿，终于到了仙鲤海中央的一座小岛。岛上云雾缭绕，遮天蔽日，陆流说这是阵法的缘故，下面就是冰玉洗髓池。

落地，山头上站着其他几个门派的宗主，倒是天元门的宗主没来，想必由修为更高的陆流代表了。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，神色有些憔悴的一个老头，正是万药山太上长老，尘樊那厮的爷爷尘松。

「陆道友。」

陆流对外说法仍是化神期修士，所以尘松与他仍然是平级相称。陆流把我放下，微一拱手，轻笑：「尘道友。」

尘松叹气，面有愧色：「这事是我万药山对不住陆道友，拿了你的赤血果，却未按照约定奉上仙骨参，实在是.....都是那妖女蛊惑，我孙子才会一时糊涂，陪着她盗走仙骨参啊！」

赤血果？不就是那道番茄炒蛋？我下意识把手伸进乾坤袋里摸了摸，果然那颗红彤彤的果子还好端端躺在里面。这东西怎么比我想象的更贵啊啊啊？！

陆流仍然语气淡淡：「监守自盗之事谁也不愿意看见，赤血果我既已赠予道友，就不会反悔收回。只是，这东西实在珍贵难得，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寻得一颗。若非要交换仙骨参，我还不舍得拿出来呢。」

这人实在是.....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且段位颇高。我想到他药园中那几棵种得跟西红柿一样随意的赤血果，不由有些同情尘松。

尘松又道：「好在冰玉洗髓池的名额也归了道友爱徒，也算补偿一二吧。」

陆流挑眉：「道友此言差矣。林天樱与尘樊叛逃，这洗髓名额本就该归小徒所有，怎么能算补偿呢？」

他说得十分不客气，尘松只好道：「道友若有其他需要之物，尽管提出来，我一定尽力为你寻找。」

「倒真有一物，也不用道友寻找。」陆流说，「听闻尘松道友多年前曾在一处山脉中获得一块水溯玉，我近来研究阵法，正需要此物。」

尘松那老头神色几番变化，终于一咬牙，从乾坤镯里掏了块水蓝色半透明的石头出来，扔给陆流：「此物便是那水溯玉，道友拿去便是。」

我眼睁睁看着陆流将那东西心满意足收起来，终于恍然大悟。这真是只狐狸！借由交换药材的由头，把自己要拿走仙骨参的消息放出去。

就算林天樱想等到洗髓之后再偷，却也没办法了，毕竟她区区一个筑基修士，就算有仇天的灵魂帮忙，也不可能从陆流这个化神期（实际上是炼虚期）的修士手中夺回药材。因此便只能咬牙放弃洗髓，铤而走险。

而陆流本来的目的想必也不是真的为了那仙骨参，显然这水溯玉才是他的终极目标。一箭三雕，不可谓不狠。

想到这里，我打量他的目光也古怪了许多。陆流完全视而不见，抬手一挥，把我送进了阵法当中。

「冰玉洗髓池就在下面，你去吧。」他说，「这阵法是我亲手所设，十分安全，就算化形妖兽也奈何不得。你且安心修炼，我五日后再来接你。」

20

冰玉洗髓池，顾名思义，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。

我穿着衣服坐进去，跟冬泳似的，只好催动灵力让自己浑身暖和起来。结果丝丝缕缕的寒气直往我皮肤里面钻，在体内凝成

小水珠，一点点冲刷着筋脉。

又麻又痒，还有延绵不绝的轻微刺痛。妈妈，修炼好苦。

其实我原本就是水系天灵根，不比林天樱的四灵根，所以修炼天赋很不错，相对而言洗髓也没那么费劲。我在冰玉洗髓池中冻了三天，终于把浑身上下的经脉都完善了一遍，还因此精进了修为，变成了结丹后期的强大修士。

这果然是个好地方，可惜女主在陆流的算计下失去了这么好的机缘。

想到这里，我又开始疑惑了。陆流能毫无心理负担地算计林天樱，我基本可以判定他起码目前还没有爱上她。那这个剧情就有点奇怪了——原文里他对于「平凡却坚韧傲然」的女主，那可是一见钟情啊。

是什么改变了他？不会是因为我的到来吧？

不知道是不是我一直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事，固守的心猿骤然裂开一条缝，冰冷的雾气钻进去，幻化成脑海中奇怪的画面。

那个人.....是陆流？他并没有穿惯例的白袍，反而一席玄衣，看上去神色漠然。他正捏着一颗血红色的丹药，沉默片刻后，一脸决绝地扔进了嘴里。

那是什么药？

没等我想明白，画面又一转，变成了一片云雾缭绕的宫阙楼阁。某个一身素衣的女子顶了一张与林天樱十分相似的脸，冷

冷地看着面前的男人。

林天樱说：「我意已决，必然要渡此劫，你不用再劝了。」

那男人的脸像被雾气遮掩，模糊不清，我正要细看，他们却像忽然发现了我似的转过脸。接着一道光被甩过来，我瞬间昏了过去。

再醒过来，是因为听到陆流的声音。

「绒绒，绒绒。」

我睁开眼，看到他略显担忧的眼睛。

我摸摸自己湿漉漉的头发，从洗髓池中坐起来：「我昏迷了吗师父？」

他点点头：「三界战场马上就要开启了，此次各门派和散修都会前往，甚至还有妖修和魔修。自古凝结元婴就有被心魔吞噬的风险，我们必须要去三界战场，找到帮你平安度过心魔的桥心草。」

21

按照原著背景介绍，三界战场是几万年前，人、魔、妖三界那场持续数千年的大战留下的遗址。当中古门派遗址无数，秘密洞府无数，冤魂险地更是无数。

而战争结束后，每千年，战场就会开启一次，每次开启的时间不短，所以许多修士都会前往寻找自己的机缘。

「三界之战，实际上应该叫四界之战吧。」我在心里默默思索，「仙界中人一定也插手了这件事，不然仇天怎么能在战场中拿到仙界掉落的神丹，借以凝练身体呢？」

十日前，陆流带我从仙鲤海回到了天元门。我在那冰玉洗髓池中心猿失守，因而受了点轻伤，将养了两日才好。这期间陆流竟然一直在我的北欧风洞府中陪着我，并不时露出稍显诡异的眼神。

「师父怎么了？」

陆流勾勾唇角：「把白翎扇拿出来。」

我想反抗，但不敢，只能乖乖从丹田中召出本命法宝。白翎扇经过人体法力温养，终于多了那么一层莹莹的光，仿佛人性的光泽。

陆流接过去，又打乾坤戒里取出那块水蓝色的水溯玉，抬手召出一簇本命火焰。

我眼睁睁看着他把融化的水溯玉一点一点锻进白翎扇中，万分不解：「你这是干吗呢师父？」

「你知道水溯玉有何效用吗？」

我摇头。原著里压根儿没提过这东西。

「水溯玉，有枯木逢春、时光回溯之效，天地初生时才能诞生一小块。只是这东西平时发挥的作用不过十之一二，效力大减，大多是用在珍贵药园的阵法之上。」陆流一边炼器一边科

普，「但若是用在白翎扇之上，能彻底将之补全，并可保你元婴不灭，还能跳出生死轮回。」

我震惊地看着他，心里恍然大悟。

怪不得！怪不得原文里林天樱被仇天虐得元婴尽散却能安然无恙，即便原文里没有细写，但她想必是找到了办法将白翎扇补全，所以才能直接沟通仙界。

水溯玉是纯正水属性，与火相抗，锻造十分不易，陆流用了大半日才将白翎扇完善成功。随后他又弄了些杂七杂八的药品和法宝给我，让我回去熟悉一下，到时候战场探险时以备不时之需。

战场开启的前两天，陆流带着我和青叶出发了。此次天元门派出的人不少，各峰各处都有，目的皆是为了寻找机缘。而凌严外出未归，纯阳峰就交给曾玄留守。

飞行五日，总算到了三界战场的结界门口。我仰头看去，被那巨大光幕后面一望无际的世界震惊了。

22

目光所及之处，旷野深海，天空高远，断壁残垣，宏伟建筑。一望无际的宏大和壮阔，连诺兰都拍不出来。

我站在陆流身边，看着他一脸神态自若的样子，心里由衷佩服。青叶左右看看，悄悄拽拽我的衣袖：「师妹，人好多。」

战场还有半个时辰才开启，结界前站着成千上万的修士，大多都在结丹之上，其中不乏元婴与化神期。不少人看到熟人就热情攀谈，想必是想在这未知的危机四伏之地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。

对比之下，陆流格外显眼。因此没一会儿，那万药山的尘松就找了过来，一脸客气：「陆道友，这在场的化神修士不多，你我二人又难得熟悉，不如合作一番如何？」

陆流掸掸衣袖，又帮我整理了一下翻进去的领子，对我受宠若惊的表情视而不见，这才微笑着开口：「尘道友客气了，万药山此次来人不少，为何要与我师徒三人合作呢？」

尘松眼神闪烁两下：「怎么陆道友不是和天元门一起来的吗？」

「当然不是，我原本在洞府中闭关，若非要帮小徒找些修炼用的珍贵药材，我是断断不会来这地方的。」陆流说，「倒是尘道友，得到赤血果后为何不将炼好的长寿丹服下，安心修炼，倒要来与年轻人一并趟这浑水？」

他言辞间似乎知道许多事情，尘松一双眼睛跟探照灯似的，几番闪烁终于一咬牙道：「原来道友竟然不知！也罢，你我相识一场，道友又于我有恩，老夫便直言不讳了。」

「道友可知，数万年前人界曾有一大型门派，名曰仙莲门，机缘巧合之下得仙界大罗金仙恩赐，赏下一株夕翻莲。此物连仙界都难得见，万年长成，千年一开，朝开夕败，莲子只这一日有机会采摘。道友可知，这夕翻莲能帮助化神期修士突破至炼

虚期，甚至对日后的合体期、大乘期亦有帮助。此次三界战场开启，老夫便是为寻此物而来。」

陆流淡淡一笑：「原来如此。」

尘松察言观色，发现他神色并无变化，脸上的笑容有点挂不住：「怎么道友不动心吗？我印象中陆道友也在化神期卡了数十载……」

陆流垂眸，勾一勾唇角：「此等神物，定然无数人觊觎，即便我动心又有何用？再说，就算我与道友合作，这东西若是真到了手，道友与我究竟归谁呢？」

「陆道友有所不知，那夕翻莲乃是双笙并蒂莲，莲子、莲花都是双份。如果我们寻到，便一人一份，可好？」

于是这两个人就这么达成了交易，尘松捋着胡子满意地笑着，忽然神色剧变。我顺着他目光向一侧看去，果然在一棵树下看到了神色清冷的林天樱和尘樊。

「你这逆子，监守自盗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」尘松怒道，「还有你这妖女！」

他带着人怒气冲冲走了过去，我转头看看身边的陆流，忍不住传音问道：「师父你已经炼虚期了，干吗还要和他合作？那东西既然如此珍贵，想必得到它的难度也不低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否则尘松为何要与我合作，独占岂不是更好？」陆流云淡风轻，「至于为什么答应他……因为这东西，我是替你

准备的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